

軍事叢書

一九八〇年代情報需求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軍事叢書

G252
G231

一九八〇年代 情報需求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10054409

R51 289 / 04



590 (74-79)

一九八〇年代情報需求

發行人：劉 燕 生

著作者：Roy Godson

翻譯者：劉 陽 先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臺北市信義路一段三號十樓·電話/3952508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臺業字第一八五號

總發行所：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十六號·電話/5812741

門市部：臺北市信義路一段三號一樓·電話/3514221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十九號·電話/3116829

高雄市五福四路九十五號·電話/5210416

郵政劃撥：0018061-5號

印刷者：黎明文化事業公司編譯部

出 版：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十月

定 價：新臺幣玖拾伍元

■如有缺頁及倒裝，請寄回換書■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提 要

一、本書主在強調一九八〇年代情報需求的祕密蒐集手段及有關諸事宜。所謂祕密，係與公開相對。大抵開放地區，資料泛濫，管道多端，只要情報專業人員多加留意，予以研整、分析，便能滿足大部分的情報需求。反之，在蘇俄及抗拒地區，美國欲穫類似資料，則須花費相當多的人力、物力、財力。故相形之下，美國在情報蒐集方面之付出比蘇俄大，而收穫却比蘇俄少。

二、一九八〇年代的情報蒐集手段有人力蒐集與技術蒐集兩種。儘管精密科技日新月異，衛星照相的解像力相當強，但如此僅能瞭解敵人武器特性等「硬體問題」，而無法解決敵人欺騙等「軟體問題」。故人力蒐集手段並未因科技的發達而「被判出局」；相反的，它在有效反應各國的意圖上却「獨占鰲頭」。由此可知：兩者不能偏廢，情報運用者必須充分發揮兩者的特性，以收相輔相成之效。

三、一九八〇年代的情報蒐集優先順序，在抗拒地區，首先為對美國直接危害最大的蘇俄目標，諸如蘇俄各種軍事力量，此包括其戰略核子部隊、化學、生物、和傳統部隊的

理論、計畫、與能力，及其兵力運用的理論與計畫等。其次為蘇俄決策的程序，和各自主要頭目的看法。如誰是蘇俄的決策者？其決策如何製訂？一般人對其頭目的評價如何？頭目們對這個世界的認知及其所擔任的角色為何？再次則為評估蘇俄的弱點，以便在行動之先瞭然於懷而增加成功的公算。

其他較為開放的地區，則集中在歐洲、日本、和其他已開發國家，因為這些國家對美國的經濟和軍事計畫，極為重要。

四、平時的情報蒐集就是應付突發事件或戰時所需，故蒐集的涵蓋面應普及全球，庶可於危機發生時適時適切提供必要資料。美國固可藉一己之力達成此一目的，但與盟國及友好國家情報機構密切連繫，訂立情報交換合約，則省時省事，對國家與世界安全裨益甚大。

五、美國要如何才能獲得有價值的資料，如何達成其蒐集目的，如何有效分配其蒐集資源，只有從三種機構中尋獲答案：(一)總統及國家安全會議，(二)情報首長，和(三)蒐集機構本身。總統有權建立全般外交和國防優先順序，要求必要之資料以決定全球性和地區性目標，並保證採有效之手段達成此一目標。情報首長們應根據總統之指示，盡各種蒐集手段並充分利用所分配的蒐集資源，在彼此密切合作之下，督導蒐集機構完成蒐

集任務。蒐集機構本身則宜運用其嫻熟的技巧，盡力滿足蒐集需求。

六、爲調和情報需求、分析、和決策三者間可能發生的需要衝突，本書特提出「計費服務」的新觀念。所謂「計費服務」，即需求者所需之情報必須購買，如此因其不再享受「免費服務」，則需求者自然會填重考慮其優先順序，不敢恣意要求，而減低蒐集者的負荷。此時蒐集者便有餘力爲需求者提供更有利，更有價值的情報。

序 言

在即將來臨的歲月裏，就美國總統、國務卿、和國防部長言，有那些最迫切的問題，希望獲得可靠的答案呢？蘇俄現代化三軍部隊向以威力強大、組織龐雜爲其特點，當然，其可能行動與意向亦復如此。也許我們最高的優先順序，是持續不斷地偵察莫斯科嘗試核子破壞的任何企圖，不管此破壞是藉早已部署的可怕軍力，或藉諸如在近地球的太空層部署有用的雷射站、及（或）電子干擾器等「科技奇襲」。

在另一種（但係相輔相成）的戰爭中，華盛頓應該知道蘇俄突擊西歐若十小時之前，其「特種作戰」突擊隊破壞北約機場港口，或癱瘓美國本身部份指揮、管制，與通信情報有關部門的計劃與能力。（我們不難相信，蘇俄國家安全委員會和蘇俄情報機構的頭頭們，能够部署幾百個蘇俄「間諜」，混跡於美國開放社會中的八百至一千萬個非法居民中；同時凡是關心蘇俄對美難的地上飛彈發射基地作最後一擊（Terminal Solution）者，無人否認會同時（或在其直前？）使用諜報人員偷帶神經毒氣，或化學毒品進入白宮、五角大廈、和我們的預警指揮所內。

我們也應能確定莫斯科的弱點和要害處。蘇俄的壓力鍋要到何種程度，才會在其帝國內部祛除其敵對的種族衝突，或者（舉例說）烏克蘭仍然是所謂蘇俄祖國中致命的「愛爾蘭」？若然，要到何種程度蘇俄的突擊北約，才會因烏克蘭，前波羅的海各共和國，或回教中亞細亞的蘊釀叛亂而致遭到部份的失

效？是否培植「敵後動亂」的威脅成爲一種真實的嚇阻力量，爲自艾森豪、杜勒斯時代以來一種空泛之詞？只有就思想——社會——文化作深入而警覺的探究，才會爲國家安全會議在如此重要的問題上作決策時，產生所需的、有深度的資料。（在這一方面，有人會懷疑我們自己的人種溶化爐，在與美國長春藤八校教室相比較，於陶鑄此方面的獨特人類才能上，且與蘇俄的種族問題相比較時，是否被低估爲嚴酷的考驗。）

幾乎自即日起，我們便需要瞭解莫斯科贏得柯敏尼（Khomeini）掌握伊朗的不宣而戰的勝利的方法；同時我們要瞭解何種程度的蘇俄勝利，才會使沙烏地阿拉伯政府的安定，以及西歐和日本保持波斯灣石油的繼續供應受到影響。毋庸諱言，在實際威脅形成前，手段和機會一定是由各種企圖所促成的。

列寧式的宣傳濫調絕非指導政治局意向的主要南針，但傳統的列寧目標，亦不能予以忽視，尤其是那些能獲得莫斯科海空運輸能力支持的目標。（無疑地，史達林和黑魯曉夫也有稱霸各洲的「企圖」，但彼等在第三世界戰場上，缺乏支援莫斯科「積極手段」的戰車、部隊、和空中掩護能力。蘇俄海軍上將高仕可夫〔Admiral Gorshkov〕的艦隊，可自金蘭灣到達加勒比海，並包括其間的印度洋；美國中央情報局前任副局長海軍上將殷曼〔Admiral Inman〕最近在國會作證時聲稱：我們在評估蘇俄間接侵略南半球資源豐富國家的計劃上，也許是非常的低能。）

一些不屬於衛星照相，但却重要而令人難解的各種不同的事項，也值得我們盡心蒐集。首先列出的是：阿貝托夫博士（Arbatov）是否爲一真正的認爲蘇俄政治局的領導者確已放棄不妥協政策的半獨立

的學者，或者他是一位故意引誘美國領導階層走向致命的漫不經心的反間諜？安德洛波夫是否擺脫蘇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外衣，搖身一變成爲再造低溫（爲目前西方報界重覆討論的怪異論題）的新自由派，或者我們應該警惕到古拉格老典獄官那些更陰險的事情呢？如果古巴不是南非的對手，是否東德特種部隊、北韓飛行員、越南游擊隊可編組用於非洲未來的衝突呢？何時臺灣、以色列、巴基斯坦和南非可以隨意製造戰術核子武器呢？如果華盛頓執着於玩「中國牌」，北平有沒有孫子的信徒採取聲東擊西的策略呢？是否薩伊的鈷資源，目前已不會再受新叛亂的威脅呢？在亞洲充當蘇俄代理人的北韓和越南，可能會擔任那些任務呢？

毋庸諱言，通常地緣政治策略和戰爭計劃是很難到手的，即使在傳統的民主國家裏亦復如此；但欲滲透現代獨裁政治的層層防衛却是非常困難的。今天的祕密已不僅包裹在謎團中。它也捲縮在鐵幕、電子幕、和計算機外殼中。而且隱蓋在受中央竊聽的恐懼濃霧中。它掩蔽在幾乎無所不在的情報機構安全毯中。

即使花費幾十億美金，有非凡的勇氣與技術發明，我們西方人所知於蘇俄者，仍然比蘇俄僅從閱讀美國報紙、技術雜誌、或參加航空和通訊工業公開會議等所知於美國的少得多。因此，如果我們要明智地評估蘇俄的武器和戰略戰略，無疑地我們的蒐集系統，必須依賴昂貴的職業情報網和巨大的技術資源，庶可於平戰時（和低強度戰鬥）中爭取主動。

有關美國情報判斷的適切性，在過去幾年都一直引起嚴厲的辯論。情報研討會在本叢書所出的先前

的一本書中，曾評估過許多個專案，研究其中某些結論並不與事實相符。顯然，即使有充份的資料存在，所作的分析和推論亦可能會出錯。儘管如此，特別是在資料缺乏時更需要判斷。如果外國政府完全被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諜報員滲透，而美國的情報衛星又能穿透各工廠和科學實驗室的屋頂而窺知一切，則爭論敵對能力的聲浪就比較低。

毋庸諱言，公開討論蒐集，也許是情報中極其困難的一面。儘管如此，一方面與負責美國蒐集系統的行政、立法部門現任和前任官員，另方面跟博學多才的民間人士遂行謹慎而自由的意見交換，可能會有助蒐集系統的改善，至少這是我們這次努力的前提。

國家戰略情報中心，透過情報研討會贊助本次研討會，其結論已在此刊行，希望對此敏感性問題的意見交換，會刺激負責情報決策的主管，和熱衷國家安全事務的一般大眾探討此一複雜的問題。本書是國家戰略情報中心，情報研討會出版「一九八〇年代情報需求」叢書中的第五卷。先前各卷爲：(一)情報要素，(二)分析與判斷，(三)反情報及四諜報。

國家戰略情報中心主任 席包奈特 (Frank R. Barnett)

一九八二年七月

一九八〇年代情報需求

目錄

提要

序言

第一章	秘密蒐集：簡介	一
第二章	蘇俄與抗拒地區的蒐集	一七
第三章	開放地區的蒐集	四二
第四章	一九八〇年代人力蒐集	七七
第五章	一九八〇年代技術蒐集	一〇三
第六章	戰時蒐集需求	一三六
第七章	蒐集在情報處理中之地位	一六八

附錄

一、蒐集者.....	二〇四
二、情報研討會：源起與目的.....	二二六

第一章 秘密蒐集：簡介

高得生 (Roy Godson)

運用特種或秘密手段獲取有用情報資料的祕密蒐集，包含三個要素：第一、決定蒐集何種特殊資料；第二、確定目標性質——所蒐國家、團體，或個人及有關情報來源環境的各種特性；以及第三、集中運用獲取資料所需的各種資源和特殊手段。所有這些要素，也相應地影響和被影響其他國外情報的分析、反情報、隱密行動等主要項目。最後，情報蒐集亦與國家全般外交及國防政策相關聯。

蒐集的驅使，在於蒐集者設法尋求問題的答案，或者套句商業術語，在於決策者和分析家授予蒐集者的「需求」。因為蒐集者沒有指導，很少達成目標，所以指導的方向與正確性異常重要。如果所指導的方向偏離有用資料，蒐集便難望發現其鵠的。

蒐集者亦賴反情報之保護。尤當所面對的政府與民族重視高度機密、欺騙、和掩飾等運用時，蒐集者應特別警惕其來源，並經常採取有效的方法。因為人力資源和技術方法均可為外國情報機構所操縱，故設法確認、摧毀、和操縱外國情報機構各種活動的反情報，便是保護蒐集者的重要屏障。

即使有些為蒐集視為禁忌的隱秘行動（尤其在美國），亦有所助益。往往，外國人對其本國社會具有影響力者，對美國的資料蒐集亦具有重要性。大抵這些人都是政客、記者、軍官、或外交人員。驅使

外籍人士爲他人工作的動機，爲數甚衆。若干係爲獲得金錢而驅使其偷竊或充當間諜。但其他大多數人之所以如此做，是因爲他們相信其所參予的活動和所提供的資料，會對某些事件產生部份影響力。所以他們同意外人的政策，並尋求其支援。他們的介入會爲其家庭帶來危險。蒐集者欲由這些人獲取資料，必須對其保證，謂其資料既屬有效而其運用又不致有礙對方。益有甚者，蒐集可藉有效的公開行動而加強，因爲巧妙安排的全般外交政策，很可能爲居於重要位置的外人信服而幫助我們的蒐集任務。

爲幫助瞭解美國一九八〇年代所需的情報資料，蒐集目標的性質，以及可能分配於此任務的人力、技術、和資源，情報研討會特於一九八一年十月，召開第五屆「研究與政策方向」研討會。本書係此研討會的成果，本篇係本書的提要簡介。本書亦如一九八〇年代的情報需求叢書前四卷者然，係結合美國政府行政、立法部門之當事人，六十多個學術界的專家、記者的意見、經驗、和結晶。參與討論者，大抵均對蒐集要項、蒐集產物、基本方法和蒐集資源的優劣點等，有深入的研究。（與本題不熟習的事項，係摘自梅耶〔Cord Meyer〕所著的面對現實：從世界聯邦到美國中央情報局，一九八〇年版附錄一，並得到其允許。）

在一九八〇年代美國需要蒐集何種資料，以遂行其外交與國防政策？何類資料有其必要？何種問題必須詢問？在實質和地理上，何處可發現答案？

就理想言，蒐集的優先順序導源於未來的實質外交政策需求。儘管如此，它可能需要詳明未來歲月美國國家安全的可能主要優先順序。一九八〇年代的主要行政官員，不管其外交政策的論點如何的好，

所需要的資料將來自情報職業人員所稱的「抗拒地區」(Denied areas)。這些國家係由共產黨所統治。其他由獨裁者所控制的國家，也有為數頗觀的安全工作，經常設法阻止外人獲取其情報資料，即使基本資料亦不例外。但這些國家很少像共產制度下的那麼徹底。毋庸諱言，在一九八〇年代裏，蘇俄仍將是最主要的「抗拒地區」。但其所有的東歐、加勒比海、和中南半島附庸國家，以及人口龐大的中國大陸，也是蒐集情報資料之對象。

顯然，最重要的蘇俄目標是對美國直接危害最大者，例如蘇俄各方面的軍事力量。此不僅包括戰略核子部隊的使用理論、計畫、與能力，而且包括全部蘇俄化學、生物、與傳統部隊的使用理論、計畫、與能力。此外尚包括蘇俄力量運用(Power Projection)的理論與計劃——半軍事、經濟、及其所稱「積極措施」的運用，或影響其他地區重要發展的政治行動。

情報蒐集的次一優先順序，可能是蘇俄的決策程序和各主要頭目的看法。誰是蘇俄的決策者？其決策如何製定？在蘇俄政策製訂中擔任重要角色者的價值為何？他們對這個世界及其在這個世界中所擔任的角色看法為何？

第三優先順序端視美國使用情報資料的意願而定，此似為如何評估蘇俄的弱點。如果美國試圖影響蘇俄的所作所為，則需瞭解可能使其招致外在破壞和操縱的蘇俄特殊社會狀況。每一個社會都有為試圖影響其所作為者利用的弱點。蘇俄幾乎無法成為例外。但要針對此狀況，及其利用的結果是否減輕或惡化，此種狀況及發生何種效應，必須在行動之先弄得一清二楚。

反之，在較為開放地區的蒐集目標，則不必集中於直接指向美國的軍事威脅。相反的美國政策高度優先的目標，應該是保持這些地區不致為美國利益的敵對強權所控制。在此同時，美國政府要設法支持其自己的政策。所以蒐集的優先順序也需密切配合。

然而對非共世界的蒐集是分歧的，它要蒐集有關歐洲、非洲、亞洲大部份、和拉丁美洲的富朋友、窮朋友、和敵人的資料。在此，有些人強調：美國的蒐集重點，應自歷史性的北半球已開發區域，轉移至南半球低度開發地區。他們強調：美國利益的主要威脅，源自第三世界的反西方發展；在此地區，蘇俄企圖控制其海上交通線、戰略礦源和能源。在第三世界的最高優先蒐集順序，應該是具有重大地緣政治和經濟資產的國家；以及那些受叛亂或急進份子攻擊的國家，而此種動亂或受蘇俄及其附庸的控制，或得到其同情。

其他人士則主張美國在其他較為開放地區的蒐集優先順序，仍然集中在歐洲、日本、和其他已開發國家；這些國家對美國的經濟和軍事計畫，仍然是極其重要。

戰時蒐集的優先順序，有些不同。在這方面，美國的計畫作為大部份都假定其主要敵人是蘇俄。如發生戰事，不管是傳統戰爭或核子戰爭其結果美國雖然變成一個被破壞的社會，美國所需知道的確切資料，將是實質的損害、政治情勢、以及每一衝突階段的敵人殘存軍事能力。因此，蒐集的重點將更形尖銳，並集中於蘇俄的決策、弱點、和能力。該採用何法使蘇俄停戰，或仍繼續其軍事活動？何者是蘇俄制度下殘存的壓力份子？何處是蘇俄頭目們的防護掩體？他們如何跟蘇俄部隊保持通訊連繫？他們如何

知道已否被摧毀？此等通訊系統是否易受控制或破壞？那些飛彈仍然屹立不搖，那些飛彈已受損或被毀？他們的部隊正向何處運動？凡此種種，該是美國領袖在戰時所面臨最嚴重的問題。

在一九八〇年代，何種狀況很可能阻止或加強美國的蒐集能力？一九八〇年代的蒐集情報環境為何？要到何種地步我們才能確認並克服試圖阻止我們獲取有用資料的情勢？我們如何利用較為有利的狀況達成目標？

蘇俄仍然可能是最難對付的目標。儘管自史達林死亡以後，其制度已發生若干改變，但其內部安全架構似乎與前同樣普遍且更為精密。凡由人的方面從事蒐集情報者，必須瞭解此種情況。蘇俄集團和大部份抗拒地區的環境都很類似，儘管有時候管得比較鬆，如一九八一年在波蘭以及若干華約南緣國家。儘管如此，在此等狀況下，招募及運用敵方人員（雖非不可能）的交易手法，需要極其技巧面精到。更有甚者，多年來，蘇俄不僅非常重視拒止敵方資料之蒐集，而且在控制與洗腦其可能提供資料予敵人的人員方面亦身手非凡。凡此種種，使蒐集變得複雜困難，且往往削弱了我方的資料「獲得率」。

影響我在抗拒地區技術蒐集的問題，仍然相當的多，而且也不可能有基本上的改變。若干係肇因於自然的環境，若干係人為因素所致。大部份蘇俄的地理位置如此遙遠，使得我們不知從何處及在何時遂行「偵察」和「觀測」。目前的各種政治發展，也使我們在伊朗蒐集蘇俄邊境地區的能力為之消失。此外，蘇俄擁有減低我們技術蒐集效能的積極方案。他們已瞭解我們的能力，並且遂行高度的「偽裝」（Maskirovka）計畫，冀圖抗拒資料的洩漏並藉操縱其流出，以欺騙美國的蒐集工作。